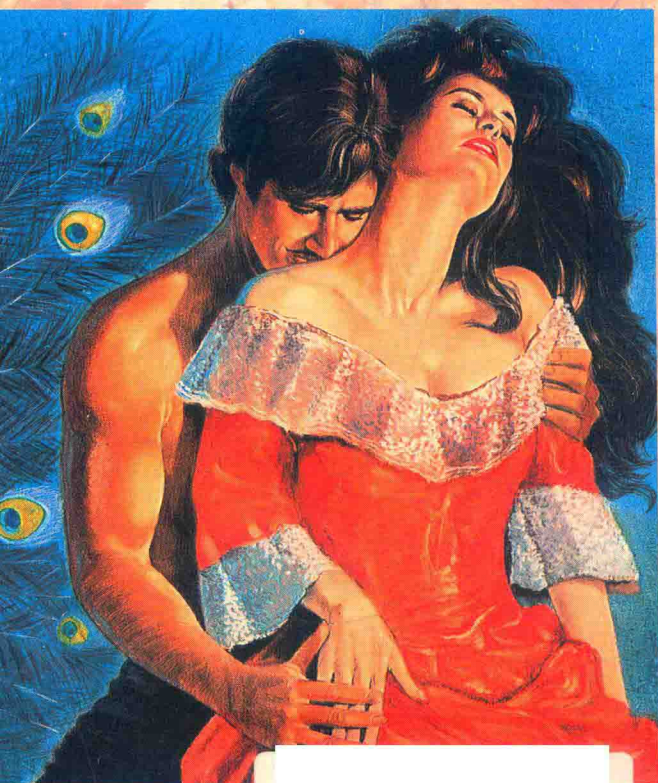


絲的枷鎖

蘭·瑞恩◎原著

丁洛琳◎合譯
方思黛



Silken

by Nan Ryan

浪漫經典105



林白出版



中

• 浪漫經典 105 •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絲的枷鎖
Silken Bondage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 105

絲的枷鎖

Silken Bondage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0・2月

第二版1993・7月

原 著：Nan Ryan

譯 者：丁洛琳 方思黛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潤稿編輯：李孟蕙

美術編輯：許立人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劉崇美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

電話：(02) 7765889-0・7754407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0853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仁愛路4段122巷63號3樓

定價：新台幣170元

初版：八十二年七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411-3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絲的枷鎖
Silken Bondage

原著書名 / **Silken Bondage**
by Nan Ryan

Copyright © 1989, by Nan Rya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3,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



浪漫經典之 105

絲的枷鎖 Silken Bondage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0・2月

第二版1993・7月

原 著：Nan Ryan

譯 者：丁洛琳 方思黛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潤稿編輯：李孟蕙

美術編輯：許立人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劉崇美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二樓

電話：(02)7765889-0・7754407

傳真：(02)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仁愛路4段122巷63號3樓

定價：新台幣170元

初版：八十二年七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411-3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一位無邪、脾氣火爆的美女。

何芮玫孤苦伶仃，而且一文不名，

不得不在一艘豪華的遊船上鬻歌爲生。

無奈造化弄人，

一個名叫江洛雷的惡魔在一陣激情下佔有了她的身體。

她就此成爲密西西比河上聲名狼藉賭徒的禁脔，

同時也是他親暱折磨下的俘虜。

一個大膽、玩世不恭的賭徒。

出身南方豪門的浪蕩子，江洛雷高大性感且英俊。

對他而言愛情只不過是一夜風流，過後即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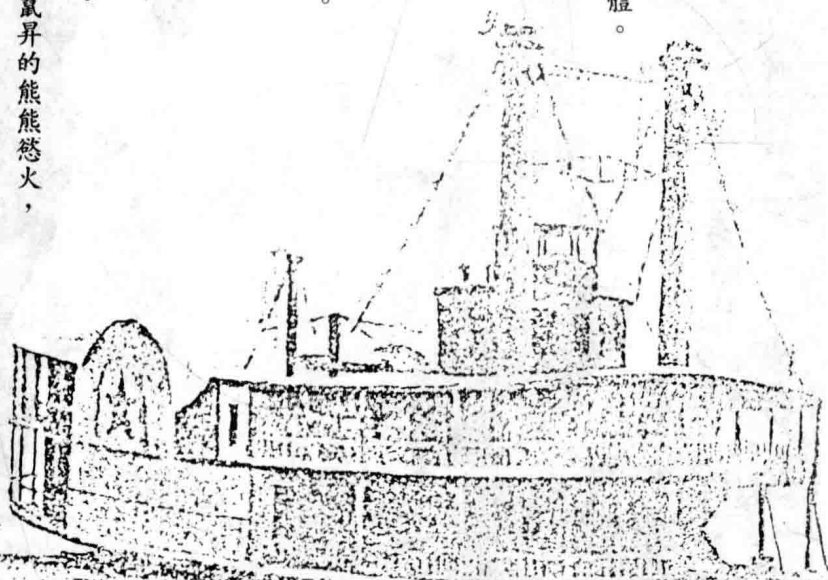
他對芮玫的赤裸渴望亦無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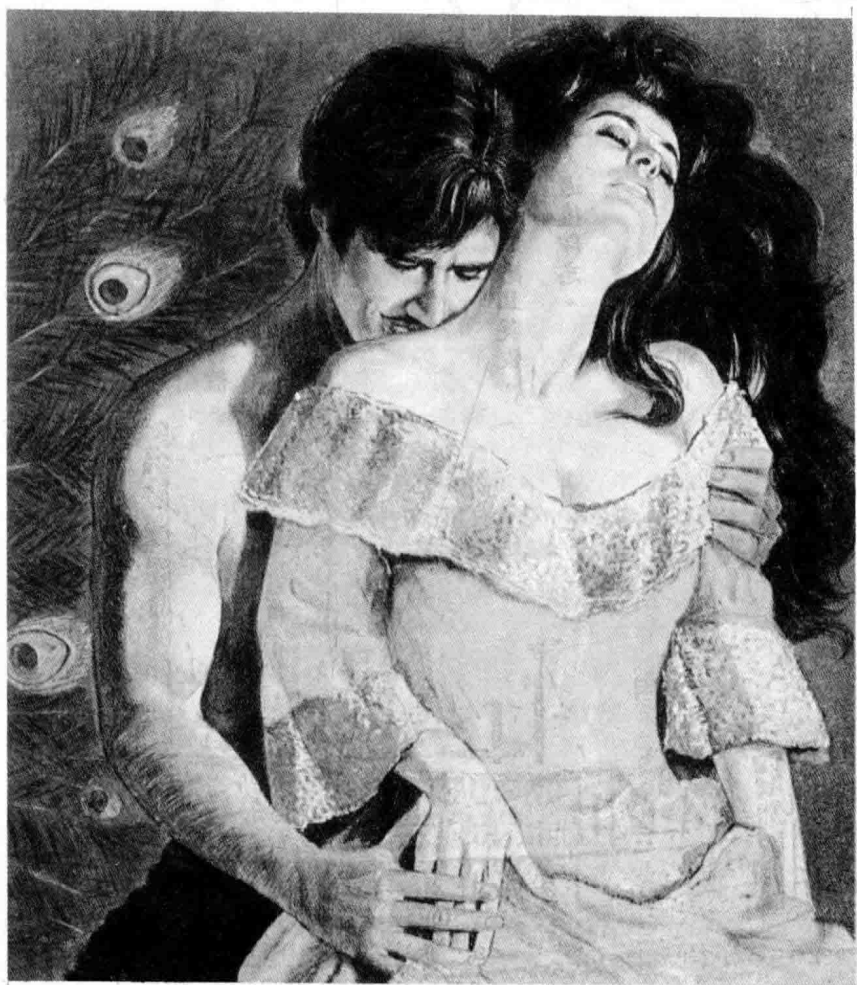
他在慾望已一發不可收拾之後，方才發現她的無邪，

他決心予以補償，將她轉變成一位君子好逑的淑女。

然而他卻未意料到這位幸運女士並不領情，兩人間竄昇的熊熊慾火，

亦使他想將她永遠囚禁在絲的枷鎖中……





「江洛雷回來了！」

「江洛雷在曼菲斯？麗麗，妳確定？」柏茉莉興奮問道，抓住豐胸前的兩片衣襟。
「妳想他今晚會來看表演嗎？」紅髮棕眸的羅貝拉道，她右手拿著一枝鐵髮捲，另一隻手扯著一綹發亮的紅色鬚髮。

「老天，妳知道他會！如果洛雷在鎮上，太陽一下山他就會登上『月光賭徒號』。
「施白茜微笑保證，伸手取一罐胭脂，然後加上一句：「茉莉，我能借妳那件綠色綢衣嗎……那件跟我眼睛相配的？自從妳胖了五磅後就穿不下了。」

「該死，白茜！」茉莉叫道。「上次洛雷在『月光賭徒號』上時妳和麗麗霸佔了他，這次輪到我了！」

「還有我。」貝拉雙手插腰，平日柔和的嗓門也提高了。

「江洛雷是誰啊？」

有一秒鐘這艘海上賭城「月光賭徒號」上擁擠的化妝室裏悄然無聲。

四位見多識廣的歌舞女郎——桑麗麗、柏茉莉、羅貝拉和施白茜——不可置信地瞪視著，然後一齊叫道：「江洛雷是誰！」

何芮玫緊張地吞嚥了一下，擡眼望向擠在她四周的女人，她們全憐憫地搖頭，彷彿她不知道美國總統是誰似地。「我該認識這位江洛雷嗎？」

女郎們全因此一問而笑起來。白金髮色的桑麗麗是這群人中身材最高、年紀最長的，她拭去笑出來的眼淚，在芮玫身邊坐下。「蜜糖，妳一定是在開玩笑。」

芮玫並不怎麼喜歡成為這群她數小時前才初識的人的嘲弄對象，她擡起下巴，直視麗麗。「不，桑小姐，我不是在開玩笑。我不知道江洛雷是何方神聖。我有什麼理由該知道嗎？」

麗麗蹺起長腿，示意其他人別笑，握住芮玫的手。「別介意，芮玫。妳今天才上『月光賭徒號』，沒有理由認識洛雷。妳只是個孩子，一輩子都待在妳爸的平底船上。原諒我們的行為，我們全跟洛雷太熟了，忘了密西西比河上可能有人沒見過他。」她和善地對芮玫微笑。

「江洛雷有啥特別的？」芮玫問道。

麗麗鬆開芮玫的小手，靠向椅背。一抹渴望的表情浮現在她紫眸中，她重複芮玫的話：「江洛雷有啥特別的？」麗麗嘆了口氣。「蜜糖，等妳見到他就知道了。」

於是芮玫和其他人一起傾聽世故的桑麗麗描述這位她們全都傾慕的謎般的男人，這位有一半法國血統、瀟灑不羈的賭徒，江洛雷。

「江洛雷身邊圍繞著一團迷霧，」麗麗道。「似乎沒人知道他到底是打哪兒來的，有無家人或除了賭博外的職業。洛雷從不談自己或是他的過去。若是有人問起，他總是聳聳肩或搖頭。」她微笑。「但是沒人在乎。至少在密西西比河上沒人在乎。他是那麼英俊。洛雷是我見過最高大的男人——超過六呎三吋——而且沒有一盎司脂肪。他的黑髮呈波浪狀，雙眸如午夜一般黑，他的微笑能融化最冷酷的心。」

芮玫點點頭，深感興趣地聽著麗麗描述這個她顯然認為是男人中的男人的人。其他人也如夢似幻地談起江洛雷強壯的體魄、光滑的小鬍子，以及他的機智和敏捷的賭徒雙手。

麗麗借給她的白色絲袍搭在她纖細的肩上，她長長的黑髮傾瀉在背後，何芮玫專注地聽著，藍眸大睜，柔軟的紅唇微抿。然而，她還是有所懷疑。

一定沒有人像這位高大、黑髮的江洛雷這般英俊、迷人。

江洛雷牙疼。可惱、磨人的牙疼。江洛雷皺著眉，跟著服務生走進田納西州曼菲斯最好的旅館——布萊登中富麗堂皇的套房。他的大手捧住悸痛的右顎，另一手則扯開使

人窒息的領帶，服務生則急急衝向通往陽台的落地窗。

那個瘦小的男子轉過身，說道：「正如以往，這是我們最高雅的套房，江先生。您可以享受河上的微風，我會立刻送水來。還有其他吩咐嗎，先生？」

「有，」受苦受難的江洛雷道。「威士忌。」

「威士忌，江先生？」服務生淡眉一擡。他在布萊登旅館的這些年來，從不知道江洛雷喝烈酒，只除了晚餐後偶爾一杯白蘭地外。他以為自己一定弄錯了，再度問道：「威士忌？」

「你們最好的肯塔基波本酒。」江洛雷回答，不耐地脫下他慣穿的灰亞麻上衣。他無力地一笑，加上一句：「我的確喜歡在下午享受一杯上好的波本酒。」

「是——是的，先生，馬上來。」震驚的服務生喃喃道，鞠躬退下。

幾分鐘後，那人端著一只托盤回來，上有一大瓶冰水，一只水晶高腳杯，和一瓶上好肯塔基波本酒。

打赤膊的洛雷點頭道謝，立刻打開威士忌。他將瓶口舉至唇邊，痛飲了一口。

「老天！味道真可怕。」他道，做了個鬼臉，感激地接過服務生急忙遞過的一杯冰水。「謝了。」他設法道，仍然感覺波本酒一路燒過他的胸膛和四肢。

「江先生，我無意打擾，但我的僱主也就是您的好友龍先生在我下樓時告訴我您牙

疼。我碰巧認識一位好牙醫，他的診所只離布萊登旅館兩條街。他可以——」

「不要牙醫，」洛雷道，堅決搖頭。「龍班恩該管他自己的事，告訴他這是我說的。我不需要牙醫。」

「但如果您牙痛，我確定——」

「只是輕微的疼痛，」洛雷道。「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只需小睡一下。」接著他露齒一笑，以證明他的確沒什麼不舒服。

「好的。」有禮的服務生道，對高大的男子微笑。「龍先生說『月光賭徒號』上最近很熱鬧。」服務生走向門口。「請休息，先生。」

「我會的。」江洛雷保證，微微一笑，但門一關上立刻又皺起眉頭。

「喔——喔！」洛雷呻吟著，伸手拿威士忌酒瓶。江洛雷——一個堂堂六呎的男子漢，曾多次出生入死，在少年時就參加內戰——希望沒人會猜到他的極怕牙醫，就算用一隊野馬拖他，他也不去看牙。

於是，痛苦、怕牙醫的江洛雷在一八七六年夏天潮濕的六月下午，獨自坐在可以俯瞰河景的旅館套房內，愉快地喝個酩酊大醉。

很快地他感到醺醺然，抽痛的牙也停止了悸動，他因痛苦而迷濛的黑眸開始出現邪惡的閃爍光芒。等到夕陽西下，江洛雷邊抽著一根細長的雪茄邊微笑，心想，自己真是

個傻瓜，這麼多年他都拒絕了肯塔基波本酒的絕妙滋味。真是個大錯！

他將半空的威士忌酒瓶舉至眼前，欣賞它的淺琥珀色，深深吸入它獨特的香味。他按熄雪茄，喝了一口順喉、溫暖的波本酒，滿意地嘆了一口氣，決定不吃晚餐了。

黃昏時江洛雷大聲唱著多年前他向一位船長學來的粗俗小調，躺在浴缸裏，一手拿著雪茄，另一手拿著波本酒，旅館服務生在外間替他準備了一套剛剛燙好的黑色晚禮服，一件白襯衫，閃亮的金鈕釦，以及黑皮鞋。

當晚九點剛過，衣著無懈可擊的江洛雷，咧嘴而笑，步伐微微不穩地走下寬闊的大理石階梯，來到布萊登旅館華麗的大廳。他的老友——年輕富裕的旅館主人龍班恩擡頭一看，立刻知道他醉了。

「洛雷，」班恩道，友善地一手搭上他的肩。「到我房間吃晚餐如何？今晚餐廳很擠。」

洛雷傻傻地笑著，給老友一個冷眼。「謝謝你的邀請，班恩。但我不餓。然而你可以請我喝一杯。」

「洛雷，你不喝酒的。」

洛雷皺起眉。「我不喝？」

「不。從不。」

「那麼，我就走了。」

「上哪兒去？你最好——」

江洛雷再度微笑，打斷道：「我最好到『月光賭徒號』上去瞧瞧。」

鏡中一個陌生人回望芮玫。她不認識自己，不相信那個有著大大藍眸、嫣紅櫻唇、烏黑鬢髮的女郎就是她。她欣賞又驚愕地瞪著那不熟悉的映象，雙頰因興奮而熾熱。

她穿著一件水藍的緊身低胸上衣、大蓬裙，這是她穿過最漂亮的一件衣服。正是在許多個夜晚於爸爸的小船上面對一群鼓掌叫好的觀眾歌唱時所夢想的那種衣服。

何紐特年輕貌美的妻子蓓絲在生下他們的唯一女兒之後就去世了。芮玫最早的記憶就是那艘老船在她腳下永無止境地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時的波動，以及那個高大、微笑的男人，親吻她時散發的威士忌酒味。

芮玫全心愛這兩者：湍急、泥濘的密西西比河，以及那個引導他們在其上航行的健壯男子。

除了在紐特參加內戰，將她留在紐奧良一間女子寄宿學校的可怕四年之間，她從未離開過爸爸，或是密西西比河。

除了那寂寞的幾年裏，面孔嚴峻的教師教她讀、寫、算術之外，她的家就是她父親

擁有、駕駛的那艘船。生活必需品都在他們的艙房中——兩間盒子似的小臥室，餐室、貯藏間，以及船首一間較大的船員室，那兒有座火爐，老威利在那兒煮飯。

船頂是平坦的，設有座位，還有遮陽篷，可以使她免於曝曬於烈日之下。在那兒可以看著爸爸技巧地駕船由一個港口駛向另一個港口，運輸各種貨物：鹹肉、麵粉、穀物、奶油、大桶的蘋果酒和威士忌、皮革、菸草。有時甚至有馬匹——美麗、精力充沛的純種馬，由上游運到南方的賽馬人手中。

這是一種任何喜歡冒險的小女孩都會深愛的生活。芮玫確信在岸上向她揮手的孩子們都羨慕她隨波逐流的懶散日子，她可以將赤裸的腳趾浸在泥濘的河水中，計劃未來。當她十歲時，她決定她最想做的是在密西西比河華麗的遊舫上唱歌。像她父親告訴她的那種美麗的演藝界淑女。

「高貴的淑女們，」何紐特道。「這位是美麗而有才華的芮玫。追求她的紳士們有教養又英俊，像富有的墾殖業者、汽船船長，以及古老南方家族的有錢少爺。」

「爸爸，」芮玫道，大大的藍眸興奮地閃爍。「我長大以後要在那種大大的遊舫上唱歌，我想遇上一位會深愛著我的英俊紳士！」

何紐特總是急著結束故事，好上岸去喝杯威士忌，拜訪「高貴的淑女」。他會說：「妳會的，孩子。妳的聲音比任何人都甜美，現在快祈禱，準備上床。我不會去太久。」